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・語錄部

星雲禪話二

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

・
語錄部

星雲禪話二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・語錄部 星雲禪話 二

□監 修

□星雲大師

□主 編

□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

□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

有版權・請勿翻印

□發行者

□佛光山宗務委員會

□發行人

□佛光出版社慈惠（張優理）

□出版者

□佛光出版社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

☎（〇七）六五六四〇三八〇九

□流通處

□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

☎（〇七）六五一九二一一八

佛光書局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

☎（〇七）二七二八六四九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

☎（〇二）三一四四六五九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

☎（〇二）三六五一八二六

□排版者

□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□印刷者

□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□法律顧問

□蘇盈貴律師

□郵政劃撥第

〇〇四五六三五一五號

□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□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星雲禪話第三集

丹霞燒佛

唐朝丹霞天然禪師在一座佛寺裏掛單，時值嚴冬，天氣寒冷，大雪紛紛，丹霞即將佛殿上木刻的佛像取下來烤火，寺中糾察師一見，大聲怒斥道：「該死！怎麼將佛像拿來烤火取暖呢？」

「我不是烤火，我是在燒取舍利子！」丹霞禪師從容不迫的回答。

「胡說！木刻的佛像那有舍利子？」糾察師仍是大聲斥責。

「既然是木頭，沒有舍利子，何妨多拿些來烤火！」丹霞禪師從容的又將佛像投入火中。

在丹霞禪師的心目中，我佛如來的法身遍於整個宇宙世界，而不僅僅是佛雕像，對禪師而言，那尊佛像早已超越了形質，宇宙真理那才是我佛法身的整個表徵。

糾察師所認識的佛像，只是木刻的，而「丹霞燒佛」欲取舍利，他所認識的佛像才是有靈性的。

因緣所成

桂琛禪師參訪玄沙禪師，玄沙知道他深研唯識法相之學，故而指著一張竹椅問道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這個汝作麼生會？」

桂琛禪師答道：「既曰唯識，又曰唯心，那就作唯識唯心會好了。」

玄沙禪師不以爲然，說道：「理則是矣，無如破壞事相了，唯識唯心並不破壞宇宙萬有。」

桂琛禪師指著一張桌子道：「那請問老師，你喚『這個』作什麼？」

玄沙禪師答道：「桌子。」

桂琛禪師搖頭道：「老師不會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『這個』不喚作桌子，桌子者，乃假名假相也。」

玄沙禪師立刻改口道：「的確『這個』不是桌子，『這個』的真相乃是木柴也，木柴做成桌子則喚做桌子，做成窗子則喚成窗子，實則桌子窗子的本來面目仍是木柴

也。」

桂琛禪師不住點頭，但玄沙禪師指著木桌又改口道：「此『這個』非木柴，非窗子，此乃山中大樹也。」

玄沙禪師見桂琛禪師正要開口，舉手制止，又再說道：「此亦非大樹也，此乃一粒種子爲因，再集陽光、空氣、水分、土壤等爲緣而成樹、成木、成窗、成椅，實則樹木窗椅，乃宇宙萬有之因緣所成也。」

桂琛禪師道：「宇宙萬有，仍是唯識唯心耳。」

玄沙禪師道：「汝既來此參學，不如說宇宙萬有一切都是『禪心』也。」

桂琛禪師與玄沙禪師所論，涉及到唯識、性空、禪等學理，但玄沙禪師最後仍匯歸「禪心」，因桂琛禪師既從唯識而轉歸參禪，對過去所知所學不能捨去，怎麼入禪？如一茶杯，已留有其他汁液，如今再裝茶水，總會變味，橋路雖然相通，但仍應橋歸橋，路歸路，平等中示現差別，差別中亦平等也。

豔詩

有一位管刑法的官員陳君，年老辭職還鄉，爲信佛因緣，途中參訪法演禪師，問道：「如何才能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？」

法演禪師是有道高僧，但解釋問題時卻用豔詩回答道：「頻呼小玉元無事，只要檀郎認得聲。此中事不知長官會得也麼？」

陳君應聲道：「會得！」

法演禪師問道：「會得聲？會得意？」

刑官陳君不能答。

一日，圓悟禪師自外返寺，問道：「聽說老師用豔詩和官員陳君談論佛法，不知他會也無？」

法演禪師道：「他只認得聲，不能會得意。」

圓悟禪師道：「詩中意思，只要檀郎認得聲，他既認得聲，爲什麼又要說他不能

會意？」

法演禪師答道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庭前柏樹子。你道會不會？」

圓悟禪師聽後，心有所悟，作禮退出時，忽見一隻公雞飛上欄杆，鼓翅鳴叫，圓悟自語說道：「此亦不是聲。」遂再回法演禪師丈室，以詩偈呈明心得道：

金雞香鎖錦繡幃，竺歌叢裏辭扶歸，

少年一段風流事，只許佳人獨自知。

法演禪師聽後，大喜道：「此佛祖大事，非小根器所能造詣，我爲你歡喜。」

這首古人的豔詩，從字面上看，目的只是求認得聲音，但詩的含意，卻不是以認聲爲足，這是要聞聲的人，能體會發聲的人呼叫小玉的本心，由認聲而能通達心源深處，由認聲而能彼此兩心相結。

既是兩心相結，那就無聲勝有聲了。

今天不方便

臨濟禪師雲遊至金牛禪師處時，金牛禪師一看看到臨濟禪師，就把禪杖橫過去擋住門，臨濟禪師用手敲打禪杖三下，然後回頭就往禪堂裏的首座位置上坐下。金牛禪師看到這種情形，不悅的說道：「凡是行腳雲遊的學僧，在謁見寺院禪主時，無不按照一定參學規矩，行賓主之禮，你是從那裏來的？爲什麼連這點基本的禮節行儀都不懂？」

臨濟禪師誠懇的回答道：「我不知道老禪師您在說什麼？我敲打禪杖三下，不是早就跟您行禮打招呼了嗎？」

金牛禪師聽後，更加不悅這種回答，剛要開口，臨濟禪師就動手用禪杖打金牛禪師。

金牛禪師此時若有所悟，但臨濟禪師卻又忽然道：「我今天不方便！」

金牛禪師順手一掌打去，口中道：「我此時倒很方便！」

臨濟禪師挨了一掌，反而哈哈大笑道：「的確不錯！我們今天不方便遇到了方便！」

後來，瀉山禪師就問仰山禪師道：「這兩位前輩的對話，到底那一個佔了上風？」

仰山禪師回答道：「佔上風者上風，居下風者下風！」

此話一出，旁邊座主不以爲然道：「佔上風者未必上風，居下風者未必下風，上風何在？下風何在？」

仰山禪師和瀉山禪師不約而同的說道：「正如座主所說，無風起浪！」

兩位禪師的對話，最初都以禮見，但一言不合，拳杖相打，但他們互傳了方便與不方便的消息。什麼是方便？什麼是不方便？只有兩位禪師心中知道，但仰山禪師、瀉山禪師卻討論他們誰佔了上風？誰居下風？這就犯了無事生非的錯誤。在真正禪者的眼中，這只是「無風起浪」而已。

育才之道

有一位信徒到佛殿禮佛後，便信步到花園散步，碰巧看到園頭（負責園藝的僧眾）正埋首整理花草，只見他一把剪刀在手中此起彼落，將枝葉剪去，或將花草連根拔起，移植另一盆中，或對一些枯枝澆水施肥，給予特別照顧。信徒不解的問道：「園頭禪師，照顧花草，你為什麼將好的枝葉剪去？枯的枝幹反而澆水施肥，而且從這一盆搬到另一盆中；沒有植物的土地，何必鋤來鋤去？有必要這麼麻煩嗎？」

園頭禪師道：「照顧花草，等於教育你的子弟一樣，人要怎麼教育，花草也是。」

信徒聽後，不以為然道：「花草樹木，怎能和人相比呢？」

園頭禪師頭也不抬的說道：「照顧花草，第一、對於那些看似繁茂，卻生長錯亂，不合規矩的花，一定要去其枝蔓，摘其雜葉，免得它們浪費養分，將來才能發育良好；就如收斂年輕人的氣燄，去其惡習，使其納入正軌一樣。第二、將花連根拔起植

入另一盆中，目的是使植物離開貧瘠，接觸沃壤；就如使年輕人離開不良環境，到另外的地方接觸良師益友，求取更高的學問一般。第三、特別澆以枯枝，實在是因為那些植物的枯枝，看來已死，內中卻蘊有無限生機；不要以為不良子弟都是不可救藥，對他灰心放棄，要知道人性本善，只要悉心愛護，照顧得法，終能使其重生。第四、鬆動泥土，實因泥土中蓄有種子等待發芽；就如那些貧苦而有心向上的學生，助其一臂之力，使他們有新機成長茁壯！」

信徒聽後非常欣喜的說道：「園頭禪師，謝謝您替我上了一課育才之道！」

《涅槃經》云：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。」世間上沒有不可救的生命，沒有不可救的人才。寺院山門口往往供一尊笑容滿面的彌勒佛聖像，意思是用慈悲（愛）攝受你，但彌勒佛的背後，卻供了一尊手拿降魔杵的將軍韋馱聖像，意思是用威武（力）折服你，父母師長對年輕子弟，一面授予愛的攝受，一面給予力的折服，子弟不會不成材的！

活得快樂

有三個愁雲滿面的信徒，去請教無德禪師：「如何才能使自己活得快樂？」

無德禪師：「你們先說說自己活著是爲了什麼？」

甲信徒道：「因爲我不願意死，所以我活著。」

乙信徒道：「因爲我想我年老的時候，兒孫滿堂，會比今天好，所以我活著。」

丙信徒道：「因爲我有一家老小靠我撫養，我不能死，所以我活著。」

無德禪師：「你們當然都不會快樂，因爲你們的活，只是由於恐懼死亡，由於等待年老，由於不得已的責任，卻不是由於理想，由於責任，人若失去理想和責任，就不可能活得快樂。」

甲乙丙三位信徒齊聲道：「那請問禪師，我們要怎樣生活才能快樂？」

無德禪師：「那你們想得到什麼才會快樂？」

甲信徒道：「我認爲我有金錢就會快樂。」

乙信徒道：「我認爲我有愛情就會快樂。」

丙信徒道：「我認爲我有名譽就會快樂。」

無德禪師聽後，深深不以爲然，就告誡信徒道：「你們這種想法，當然永遠不會快樂。當你們有了金錢、愛情、名譽以後，煩惱憂慮就會隨著後面佔有了你。」

三位信徒無可奈何的道：「那我們怎麼辦呢？」

無德禪師：「辦法是有，你們先要改變觀念，金錢要布施才有快樂，愛情要肯奉獻才有快樂，名譽要用來服務大眾，你們才會快樂。」

信徒們終於聽懂了生活上的快樂之道！

禪的境界是自主、解脫、安靜、快樂，但禪也是促進快樂的泉源，錢少沒有關係，只要有禪，禪裏的寶藏很多；沒有愛情，禪裏有更多美化的愛情；沒有名位，禪裏的名位更高，只是禪者，重要的是在於觀念一改。

什麼冤仇

中國禪宗初祖達摩祖師的墳墓，在今河南省熊耳山的吳坡。自古相傳，凡是作爲一個禪師，一生之中必須到這裏來參拜一次。有一位禪僧，從來沒有見過達摩祖師的面，但是他卻甘願爲達摩祖師終身守墓。這座達摩祖師的墳墓，唐代宗時，曾賜頒「圓覺大師空觀之塔」的封號，所以大家稱這位守墓的禪僧爲塔主。

有一次，譽滿天下的臨濟禪師來到達摩祖師的墓邊，臨濟禪師應是達摩祖師第十一代傳人，塔主見面就問道：「請問長老：您法駕光臨，是先禮佛呢？還是先禮祖呢？」

臨濟禪師道：「我到此目的，既不禮佛也不拜祖！」

塔主聽後，非常不解的問道：「請問大德：佛陀與祖師與你有什麼冤仇？」

臨濟禪師一聽這話，反問道：「您爲佛陀與祖師這麼講話，佛陀與祖師有什麼恩惠給你嗎？」塔主一聽，茫然不知所答。

許久，塔主請問道：「那我該如何自處呢？」

臨濟禪師開示道：「泯滅恩仇，體會佛法平等，才能見到祖師的本來面目。」

塔主又問道：「如何才是佛法平等呢？」

臨濟禪師以三祖僧璨禪師的《信心銘》中的偈語說道：「至道無難，惟嫌揀擇，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」塔主終於言下大悟。

臨濟禪師得法於黃檗禪師，黃檗的「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僧求」的禪境，臨濟一定深有所契。今見達摩祖師的塔墓，以至尊的無求之禮，契入祖心，而塔主不知，用對待的差別知見之心，問先禮佛抑或先禮祖，臨濟禪師不是佛與祖均不禮，而是自性中的佛與祖早就打成一片，所謂佛與祖已無分無別，何必妄加恩仇執著呢？